



依內德別

符·盖別里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05



別德內依

周·星·雲·著

新華書店發行

依 內 德 別

[蘇]符·蓋別里著

云生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В. Гебель

Д. Бодный

本书根据 Русские 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Детям

1957 年版本译出

别 德 内 依

原著者 [苏]符·盖 别 里

翻译者 云 生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 7/16 字数：31,000

1961 年 10 月第 1 版

196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790

定价：(九) 0.15 元



杰米揚·別德內依

杰米揚·別德內依是一个独特的俄罗斯大詩人，是苏維埃文学奠基人之一。

別德內依三十五年的創作道路，跟共产党所領導的所向无敌的俄罗斯革命运动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个战斗的政治詩人，別德內依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党在思想上教育了这位鼓动者——詩人別德內依，并給他的文学創作指出了方向。在

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明星报》与《真理报》上的撰稿，对別德內依來說乃是一种政治教育。他在这些报刊上，与别的同志一起，共同解决共产党向工人阶级与农民所提出的許多任务。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別德內依把自己的創作奉獻給苏維埃人民爭取共产主义的偉大斗争。为了这个偉大的目标，別德內依运用了自己战斗的、政治内容充实的詩歌的各种形式与体裁。永远为广大群众写作的杰米揚·別德內依这个名字，是家喻戶曉的；他的优秀作品获得了全民的承認。

* * *

“赫爾松省亞力山德羅夫縣古勃夫卡村的農民葉菲姆·阿列克謝維奇·普里德伏羅夫——這就是我的真實姓名和稱號，”別德內依在自傳中敘述道。“我是一八八三年四月一日（新曆十三日）誕生在上述村子里的。不過，我記得七歲以前，我是一個城市的兒童。父親當時在伊麗莎維特城的教會學校的教堂里充當看守人。我們父子倆住在地下室的一間小屋子裡，靠父親的十盧布工錢生活。”從七歲到十三歲，他和母親住在農村，過的是一種，根據詩人的形容語，“苦役般的”生活，而母親總是怨恨經常無可挽救的窮困。一提到這個艱苦的時期，別德內依就熱情地回憶起他的祖父索福倫——一個“心腸非常好的老漢”。索福倫·普里德伏羅夫關於軍警統治的笞刑制度以及軍屯農民的種種痛苦的敘述，深深印入了這個兒童的心灵。祖父也對他講述了許多美妙的神話、寓言和傳說，使這個兒童養成了對民間創作、對生動的人民語言的熱愛。後來在別德內依的詩歌中，往往出現祖父索福倫——讲故事者兼民謠歌手——的形象，這個形象體現了人民的經驗、智慧與熱愛自由。

葉菲姆進了農村學校之後，津津有味地埋頭讀了這樣一些

俄罗斯的古典作家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和他所喜爱的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作品。这个学童特别喜欢涅克拉索夫的一首诗《小学生》。

叶菲姆满了十三周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把他送到陆军医护学校读书。少年从医护学校毕业之后，就被派到基輔陆军医院服务，但是，叶菲姆·普里德伏罗夫并没有服完规定的期限，他自修准备了文科中学毕业课程的考试，一九〇四年秋天，他考入了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系。

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夕的大学生年代，给这个青年的社会兴趣的形成，给他对陆军服务时期所承受的观念与概念的重新估价，打下了基础。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事件引起普里德伏罗夫极大的注意，并促使他在政治上成长起来。

“在过了四年新的生活，会见了许多新的人，获得了许多新的印象之后，”他回忆说，“在令我吃惊的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革命以及更令我吃惊的随后的反动统治年代之后，我失掉了我的庸俗善意的情绪所依据的一切。”

叶菲姆·普里德伏罗夫的文学活动还是在一九〇〇年开始的，可是真正开展这项活动，却在斯托雷平①反动统治年代。在一九〇五年革命被镇压之后，革命组织遭到了破坏，布尔什维克党转入了地下。在革命的同路人当中开始出现了分离现象。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原来在一九〇五年是跟革命走的，现在背叛了人民，投入了反动阵营。在文坛和艺坛上，这一点表现在颓废主义的一时繁荣上，也表现在作家与艺术家逃避到极端个人

① 斯托雷平（一八六二至一九一一），当过俄国内政部长、内阁总理。斯托雷平反动年代指的是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一年。——译者

主义、神秘主义与色情文学方面。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同这些有危害性的反动流派进行斗争。高尔基的创作以及团结在他周围的一群现实主义作家，就反对过这种异己的、反人民的颓废艺术。

别德内依已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但是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任务。他不是一下子显示出自己是诗人——战士与辛辣的讽刺家的。然而还是在发表在自由主义民粹派杂志《俄国财富》上的他的早期诗作里，就可以看出他是个涅克拉索夫的追随者来，虽然诗中有一些民粹派的题材与抽象的形象。普里德伏罗夫诗歌创作的基本东西是社会与政治的题材。他所写的是反动势力统治下的痛苦、讨伐、绞刑台以及农民的日益增长的不满；他感到了第二次严峻的革命浪潮的迫近。

丰富的年轻力量将要进涌，
它们的攻击将使敌人恐惧！
战士们铺开血淋淋的纸卷，
上边写满牺牲者的名字
和折磨的故事，然后提出判决。

——《儿子》

类似的诗作已经不可能出现在诗人与之有关系的《俄国财富》的篇幅上了。稍后在为《明星报》与《真理报》撰稿的年代中，才显示出他的善于揭发的才能。

老布尔什维克奥里明斯基回忆别德内依说道：“……当《明星报》开始出版的时候……他感到了对它的特殊感情；起初他的诗作是邮寄来的，后来作者本人也就出现了。不久他开始访问

夜間編輯部(在印刷所)，几乎天天如此，在印刷所里，在亲亲热热的談話中，在夜間報館匆匆忙忙的工作中，普里德伏罗夫感覺到需要有战斗的文学作品，于是誕生了寓言作家杰米揚·別德內依。列宁同志很快地給予他高度的評價，虽然那时有許多別的同志在長時間內是輕視这个新来的人的。”

一九一一年，在合法的布尔什維克的《明星報》上刊載了这样一首詩：《关于杰米揚·別德內依——一个为害的农民》，这首詩給詩人創造了一个进入苏維埃詩歌史的名字。根据《明星報》最老撰稿人之一波里塔伊夫的証明，詩中主人公的名字变成了詩人自己的名字，以后他就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上以此署名。

在《关于杰米揚·別德內依——一个为害的农民》这首詩里，詩人号召人們同沙皇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詩中表现了詩人鮮明的諷刺天才。

浸水的低地，蕁麻丛生；

稍高較干的地方长滿杂草，

一切都完了！跟夜晚一样漆黑，

杰米揚独自站在田里。

一切家計都无法搞好，

因为不是东西短缺，就是物件損坏……

孩子們在号哭，母亲在悲伤……

唉，可怜的杰米揚！

这时村警常常写报告：

“你先生，在星期天的村民会上，

激起尼业洛渥村民騷动不滿的

是杰米揚，他說：

我們現在如不夺取，它就不会从天而降，
对于农民，他說，結局反正一样。
对于农民，連鬼也不来怜惜……”

这样，这样就是杰米揚！

警察局长于是飞奔到了尼业洛渥，
大发雷霆問道：“誰是煽动者？他在哪里？
我要把他关进牢獄，使他从地上消失！”

唉，可怜的杰米揚！

“他攪乱人心？以后一定不敢再犯！……

綁起他来！把他送到牢营！……

他会知道，应得到的是些什么！”

可怜的杰米揚，听到了么？

地主于是驕傲蛮橫起来，对他喊道：

“你是农民！恶棍！暴徒！下流东西！”

暴徒！……难道我不該忍受，起来反抗？

好，干吧，可怜的杰米揚！……

这首詩确定了別德內依創作的今后方向，詩人把它当作自己的党的文学工作的开始，是完全正确的。

在《明星报》上也发表了別德內依的若干篇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一方面捍卫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公民詩歌的光荣傳統，另一方面又揭穿了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这个口号下出現的資產階級頹廢文学的理論家与实践家。別德內依的这些言論是同頹廢主义进行的战斗的一个部分，而这个斗争当时就是高尔基和布尔什維克文艺批評家們（例如，瓦罗夫斯基等人）从先进的俄罗斯文学立場上来进行的。

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新历五月五日),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封閉了《明星报》,同一天,《真理报》的創刊号出版了。斯大林在叙述一九一二年四月中旬在波里塔伊夫寓所怎样編輯布尔什維克的《真理报》的創刊号时,把別德內依称作《真理报》的最亲近的撰稿人。

在一九一二年春季連納矿区枪杀工人事件后的新的革命运动高漲的年代中,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团結工人群众和对他們进行政治教育方面,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真理报》对于文学問題給予了巨大的注意,許多古典作家与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尤其是高尔基的創作,在报上都得到了闡明。該报也刊載了許多博得声誉的工人詩人的詩作。在这些真理报派詩人当中,首要地位是属于別德內依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日,他是一直在《真理报》上发表作品的。

一九一二年,別德內依参加了党,把自己的創作同政治斗争完全結合在一起。从此,別德內依的文学活动的命运同工人阶级的命运、同共产党的道路就成为不可分割的了,他的笔也永远是为革命服务的。

“在一九一二年初,我已經是杰米揚·別德內依了……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生活跟琴弦一样……凡是同我的文学鼓动工作沒有直接联系的作品,就沒有特殊的兴趣 and 意义;凡是使我的生活有意义并証明它是正确无誤的一切基本东西,都反映在我从一九〇九年起到今天为止所写的作品里,”詩人在自傳中叙述道。

在《明星报》与《真理报》上的撰稿工作,对別德內依來說,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教育,而且也是一种詩歌教育。在这里,他独特的天才在思想方面形成了,他的諷刺磨煉得銳利了,他的风格也創造出来了。

在自己的文学政治斗争中，別德內依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詩歌体裁，可是，他特別乐于采用寓言，在这种体裁內他的諷刺天才卓越地显示了出来。他的“寓言炮弹”打得非常准确，是百发百中的。

列宁一向器重別德內依的詩歌天才，并且不止一次地着重指出他的有鼓动性的創作的意义。邦奇-勃魯耶維奇回忆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敏感地、亲切地、关注地对待了別德內依的强有力的詩才……他評述他的作品是十分机敏的、优美的、准确的、击中要害的……他一向非常注意別德內依的創作。”^①

一九一三年初，別德內依的第一部《寓言集》問世了。列宁从国外給高尔基写信时說道：“別德內依的《寓言》看过了嗎？如果没有看过，我給您寄来。如果已經看过，請写封信来談談您的观感。”^②

在革命以前的年代中，別德內依大約写了一百五十篇寓言，这些寓言在年輕的无产階級文坛上已經占了一席巩固的地位。

別德內依恢复并革新了从克雷洛夫时代以来久已为人遺忘的寓言体裁。在克雷洛夫寓言中吸引着他的，是对人民生活的眞实描繪，許多世紀积累下来的人民智慧，以及富有表現力的人民語言。別德內依創造性地运用了天才寓言作家克雷洛夫的傳統，也运用了六十年代星火^③派詩人們以及作为諷刺寓言作者

① 《在文学崗位上》，一九三一年第四期，第5頁。

②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79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譯者

③ 《星火》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在彼得堡出版的諷刺杂志，傾向于革命民主主义。——譯者

的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傳統，他的寓言是揭穿頑固分子和人民的剝削者的。別德內依創造了新的寓言形式。他運用了傳統的寓言手法去寫那些抨擊俄國專制資本主義制度的辛辣的政治諷刺作品。

他揭穿了形形色色的剝削者以及他們那些以欺騙和暴力為基礎的掠奪方式。

在《行善的人》這篇寓言內，工廠老板向工人說道：

“由於你們替我干活不會吝惜過自己的力氣，
由於你們一向服從主人的意志，
為了讓你們知道我怎樣重視你們的勞動，
我給你們一張購買五十塊墳地的契據！”

別德內依不止一次地描繪了農村富農普羅夫·庫茲米奇的形象，這個富農時常按照歷史情況來改變自己的面貌和策略，但他永遠是處處按照自己的掠奪天性來行動的。同庫茲米奇近似的，是吸血鬼資本家吉魯諾夫的形象，這個形象，我們在詩人的許多寓言里都可以遇到。

詩人描繪了沙皇俄國人民處於無權地位的情景（《漁夫》），他指出了資本主義統治下工人們的艱苦繁重的強制勞動（《工匠》），他也描述了工人階級的堅強性和他們進行鬥爭與爭取勝利的意志。

在《貧民》這篇寓言內，統治者狗熊被野獸的吼聲驚醒了，狐狸對它說道：

“您現在看到了吧，

到处走着什么样的野兽；
所有凶恶的貧民，你討不到他們的好，
你想办法去鎮壓吧！
他們可不在乎你的惱恨，
現在和將來你都對付不了他們：
貧民本來就沒有可以失掉的东西！”

在《貧民》、《他們歌唱》和《覺醒》這三篇寓言中，別德內依反映了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高漲與增長，工人階級和農民聯合在一起（《樹皮鞋與皮靴子》），在黨的領導下，是會走向勝利的。工农聯盟這個主要的主題貫穿着他的許多作品。

在《螞蟥》這篇寓言內，他敘述了《真理報》的作用，敘述了“普通的螞蟥怎樣各盡所能地工作，一俟探知通往報紙的道路，就開始送去写自己痛苦的生活、写那些吞食螞蟥的凶手們的文章”。

他揭露了革命與工人階級的敵人在資產階級選舉前所進行的惡意宣傳，這些敵人就是黑幫分子（《同盟者們》）、自由主義者（《杜鵑》）、孟什維克取消派與社會革命黨人（《小鰻魚》、《廚工》等等）。

在繼承涅克拉索夫，尤其是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和星火派詩人們的俄羅斯革命諷刺文學的傳統的同時，別德內依抱着避開沙皇書報檢查機關障礙的目的，採用了《伊索寓言》的各種不同的手法，同時運用摘自當時報刊文章的標題，這些標題可以闡明他所寫的寓言的意義，他也採用了那些包含着政治結論的結尾部分，並利用了外國姓氏，在這些姓氏下面，讀者很容易猜到被揭穿的人物。

例如，反對孟什維克取消派的《廚工》這篇寓言是可以說明

这个特征的，它的标题就是摘自报纸《涅瓦之声》的：“总之《真理报》是否愿意和我们这些所谓的‘取消派’一道工作呢？我们期待着《真理报》的答复。”

这篇寓言的内容是写“两个爱好烹饪的青年（不愿意好好工作的人）所做的不适合于劳动组合厨房的食物”，这个内容暗示出一个结论，其中包含着所叙述的事物的全部“妙处”：

唉，取消派！不必多言！

我们和你们不能共事！

在寓言中，别德内依广泛地利用了生动的口语和民间的幽默手法，这些手法同现实的政治内容结合在一起，就决定了寓言的普遍与持久的声誉。

帝国主义战争开始的时候，别德内依以助医资格，被动员到西线参战，一九一五年，他从那里回到了彼得堡，利用战争年代中得到的新的印象，继续了自己的讽刺诗人的工作。

工人报刊遭到了破坏，《真理报》停刊了，他不得不在名声较小的杂志和儿童杂志上撰稿。

资产阶级报刊鼓吹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为止。高尔基领导了那些站在反战的革命立场上的作家的活动，真理报派的作家们也包括在内。

在这些年代中，有才华的青年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意义是巨大的。他参加了高尔基主编的《编年史》而成为他的最亲密的战友。在长诗《战争与世界》中，在短诗《给您》等诗内，诗人抨击并斥责了那些需要这场可怕的战争的人。在许多首愤怒的诗作里，他热烈地号召人们终止战争，并呼唤人们摧毁旧的生活基

砌。

从战争一开始，別德內依就采取了反战的布尔什維克的立場，捍卫了使帝国主义战争轉变为內战的这个口号。

同高尔基、馬雅可夫斯基和綏拉菲摩維奇在一起，別德內依斥責了資產階級的帮閑文人，因为这些文人在沙文主义的烏烟瘴气之下，以“保卫祖国”作口号，进行了战争宣傳。

在写于一九一六年，并奉獻給“写战争的‘小說家們’費多罗夫、车伊日里以及他們那一流人物”的《战争画家》这一首诗里，他写道：

在一切上面都巧妙地鍍了金，
和平的觀念，象糠粃一样揚弃，
俄罗斯沼澤的社会小說家們
个个变成了契尔吉伊^①。
他們胜利地欢乐，威严地皺眉，
在一幕战争之后赶快又如法泡制另一幕：
从还冒着热气的陣亡者的热血里
他們撈取油水！

在战争年代中，別德內依的哄动一时的詩歌，在主题与体裁两方面都是多种多样的。金融大王們、从軍用定貨中发千百万橫財的工厂老板們，以及資產階級临时政府的僕从們——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人都成了他的憤怒的諷刺詩作的对象。他准确地、有力地抨击了那些对掠夺战争、对欺騙人民群众

① 契尔吉伊，紀元前七世紀的希臘詩人，写了許多首赞揚軍隊英勇的短詩。

感到兴趣的人。

命令我們去作战：

“忠誠地保卫土地！”

保卫誰的土地？沒說清，

誰都明白是地主的！

命令我們去作战：

“自由万岁！”

誰的自由？沒說清，

反正不是人民的。

命令我們去作战：

“为了盟国！”

主要之点沒說清——

到底為誰的鈔票？

战争对一些人是补丁，

对另一些人是横財。

伙伴们，我們还得忍受到几时，

这种难忍的折磨？

資產階級的報紙《交易所公報》憤怒地寫道：“在這首歌的十六行詩句中，包含着布爾什維克宣傳的全部主旨和毒物，這種宣傳瓦解了我們一大部分的軍隊。”

這種激怒的言論是對別德內依諷刺活動的中肯的評述，而